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賀啓　　建安　葉　蕡　子實　編

大尉文臣

四六　全篇伏審誕頒麻制寵陟將壇喜氣光朝驩聲載路恭惟某官直清博大沉厚高明出入五朝身任四海之重雍容三省望俱九鼎之崇番統金師荐彌累歲繕保勝安邊之策百廢具興舊鈞深致遠之威任謀自寢果聞顯擢敷告治朝豈獨先招於瑯臣固已聲震於夷虜夫雄藩巨鎮固人情之所共榮而大纛高牙在儒者乃爲可貴仰名實之甚矣揆古今而罕儔始遊翰墨之場策光四海之英俊遂綰機衛之任遂秉一方之節旄凡此致身富貴之功實惟兼資文武之効元者全德夫何方虎之敢論遠欽長駈必適圖召而後立某被眷惟厚受恩最深方佚節度制之尊未恨聲名之晚其惟忻忭更倍等夷

集路朝之班誕揚制命　擬秘殿儒學之英　增秩賜金

出府少之節來付師垣　提和門輔畧之要　登壇授鉞
入而許謨在道非皐夔之策不陳　将五雄而兼用
出則談笑臨邊比方虎之才何歉　月三捷以告功
增秩賜金晏回於勝注　臨軒用樂以咨元功　式夏聲聞
登壇受鉞允示於褒崇　告廟策勲以崇殊典　仰人益喜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當四輔三公之冠　兼君國之異容
賢人在朝折衝千里　專五侯九伯之征　極将相之隆数
釆威有克壯之元老　肅堂餘事何拘文武之方　勲書盟府
無兢以列文之辟公　江漢奇功無取干城之未　寵錫師中
九疊相望隱若金湯之固　白翟烏延久任有同里社於
七軍用命坐收芥土之勲　碧油紅旆晝歸終遠於鄉閭
楼船下瀨難施嬰鞢之能　威名久著於邊鄙　果膺異龍
衮耽東嶠敢敵穆清之頌　眷注素隆於中扆　題貳元戎
聖朝褒德而録賢　先帝東賢委参於機務　方銘功於彝器

勲臣加比以進律　聖皇圖舊之付於邊權　宜伲象於雲臺
誕布册書榮更將鉞　殄逆節於兇決　表聖朝之尚得
行封多賦增秩上公　震先声於靈夏　見明詔以褒功
伏汲方畧既閑合於孫吳　斬級雲中　兔清氣侵　殭梁攙氣
詔穀詩書遂率先於狐趙　散金廡下大振威名　攢灰悛心
梅常備載於勲庸　甲伯藩宣諒夬輔於周室　鑿門受律
昇翰益光於倚注　毀干偃息盖卧治於淮陽　堅壁防秋
進掌武之秩用冠三公
加祿菜之封更踰千户

武臣刺史

總說　順宗實錄云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則武臣之
帶刺史自唐始有之常隸撫制刺史制　云仍假符

四六　全藩授臣之鉞尝望餘光分刺史之符　遂依隆

集官忠揭日月 茂最雪霜早歲臨戎即登於勇爵十年竜
躍婁勒於勲名遠邈瑣之多虞由殿巖而遣戍茂宣皇略迎桂
天驕倚領而露之間逦正齊旌之拜頭茲舞瑣方籍栟幪膽碧
憤以非逞馳赤書而敢後
出宣威角超進使權肅提貔虎之師俯鎖甌閩之地先聲所被
竊部知歸伏惟 某官學洞韜鈐家傳旄鉞名馳閫外常坐折
於遐衝旗冠山西風有聞於弈世父從艰險備嘗忠勤暫寬南
顧之憂即正中權之拜某項聯從橐每棲朝据方得請於符章
遂記安於旌節驅攘暴亂已闢鄰境之清蘇息凋瘵佇慰部民
之望

漢制乘傳行所部　俾峻超於横列　俾以武階之峻
唐命持節督一州　仍逞領於方州　領茲郡刺之雄
止其刺牽之秩　特頒殊涯　其錫贊書　其遷階秩
付以訓齊之雄　升刺大州　俾陞州任　俾領州符

郡犢之柰　往分郡刺　使範之符　州契之命
列部之刺　柰即使縣　兵鈐之重　分符之寵
領使方州　握郡刺
護帥一道　分郡州

留後

唐節度有留後長慶四年留後改爲知縣官從王涯請也

總説　宋晉初復爲留後大中拾一年以御史中丞王紹懿爲成徳軍兩使留後留後之名自北始也　國朝大中祥符大年景德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規爲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任兩使留後非致仕之官以成規建事三朝有勳勣特以授之

故事　唐韓游瓌始爲邠寧留後奉天之役以兵入衛天子赴難功第一　王虔休爲李抱真軍左司馬領留後　段秀實

李嗣業軍留後　馮河清涇軍都度軍留後

四六 唐之藩郡以留後為重 留後之權均於元帥
周之列國以諸公為貴 郡公之爵貴於諸侯
進留車於外閭 寵陞留鎮之章
舉兩使之留印 增重大藩然望

殿前司

總說 隋有十二衛大將軍 唐武德中改隋翊衛曰左右衛又有驍騎尉左右武衛左右威衛領衛金門衛監門衛千牛衛皆隸十六衛又有左右羽林軍龍武軍神武軍是為六軍

國朝殿前司周顯德元年詔募天下豪傑躬親試閱選武藝超絕又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 國朝因之掌殿前諸班諸直及步騎諸持之名籍及訓練之政令 都指揮使 國朝初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

四六

環拱周廬法十二星之衛　祈父之官司王爪士

參從禁旅張百萬師之雄　上將之任爲國虎臣

統以周廬之衛　秉油幕之聖權　羽林神兵北環天衛之象

賜以戎纛之行　爲羽林之上將　黃帝陣法中嚴拜律之師

統天下之勁賁壯師兵之權　必資爪牙之良　茂建師權

邑殿中之嚴更虔夙夜之警　以重心膂之寄　夙提禁旅

千廬列衛人提禁旅之嚴　惟國家再造勉追尚父之前功

十乘啓行出總藩方之寄　如帶礪未存當用漢家之故事

龍韜之粗　進提虎旅之嚴　外提禁旅之嚴　霜露戎馬

虎貔之衆　環繞星藩之衛　中護星居之重　夙夜軒墀

拱邑宸閑　出膂爲腹之心　俾建高牙於臣屏　統司環列

肅嚴徼道　玩屬得其腰領　入聯環尹於周廬　周衛紫宸

萬騎之選師　禁衛九重　統提禄衛　周之七華皇居之重

千廬之嚴徼　周廬千列　密拱宸庭　漢之八屯禁

入爲師帥　居幕府折衝之任　顕奉宸恩　殿除　營

出總九戎　領羽林宿衛之兵　就兼戎律　衛禁　藩籬

三衙

總說　國朝有侍親衛親軍司有副都指揮使又有侍衛馬軍掌騎兵有都副指揮使又有侍衛親軍步軍司都副指揮使又殿前司與侍衛親軍分爲兩司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侍衛一司自分爲二與殿前司列爲三衛衙

四六　肅提貔虎　恪臨環列　擁節總師　殿師

玉帳深嚴　軍政脩明　宣勞禨閫　殿廬

諸衛將軍

總說　隋百官志煬帝即位改左右衛爲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爲左右騎衛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爲左右屯衛加置左

右禦改左右武候爲左右候衛是爲十二衛又改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摠府事　唐府兵列於外至在内有左右威衛將軍左右領軍衛將軍有左右金吾衛左右監衛左右千牛衛大將軍又有羽林龍武神武策將軍馬步司都虞候

四六　環府之班　統司環列　肅將雲騎
衛府之列　密拱嚴宸　密衛天庭

馬步軍都虞候

總說　東齊記事殿前司捧日天武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馬步司謂之上四軍各左右廂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

四六　既建三師以護周廬之師　屬轄咨於事勞　虞叟兵計
又設候奄以訓齊政之族　宜進聯於候奄候

四廂都副指揮使

總說

四廂乃殿前司所謂棒日天武龍衛神衛也

四六

全篇恭惟某官天資忠義世德元華用之則行威而不怒處富貴功名之外游詩書禮樂之中父子被遇於兩朝声列班休於白世風流是以豈徒讀趙舍之書公議所歸未嘗私祁奚之舉屬儆佩匪茹之際有匈奴未威之憂歷殿大邦備當一面救江淮長城者萬里護秦雍借泰山之四維玎觀邀歸亟膺峻用某仰高為久覿德未遑斂外秋風寒事想侵於旌旆錦城夜夢心思密邇於閣門顒望履之何時尚登堂之有日馳情難切染翰則疎

外則膽天之威以扞戎方之侮　屬廂部之一師

中則提王之旅以扈詔譁之嚴　為左右之四軍

以拱嚴於殿陛　法天象之衛　漢之八屯　禁衛之兵
以徼循於都城　治王城之兵　用之七卒　分領之步
以授虎臣　比邊廂部之領　以護宸嚴之侍
宜規軍志　益嚴城徼之呵　皆列營衛之司

横行

總說　唐制百官職皆九寺三監分典開元中始置諸使其後漸增由是寺監之利多歸諸使多內侍省官或將軍兼充天祐後及五代用外廷臣以卿監將軍刺史以上領使　國朝定內客省使至閤門使謂之横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謂之東班宮苑使以下二十名謂之西班初猶有正官充其後但以檢校官為之皇城使改官曾任邊有撫轉運總管五人舉則與除遥郡刺史

四六　雖會計之令爰有常奏　其陟横街　横陛極班
而遷序之恩必以專制　俾分郡敕　升冠横班

皇城司

總說五代梁乾化六年五月詔曰端闈正門也宜以時開啟用遵陽氣委皇城司準列檢校啟門車駕出則闔之雍國朝因其名

四六 拱衛宸極　總統周廬　領衛紫垣　掌司徼列
密侍清光　密環絳闕　茂膺三接　密衛清都

御帶

總說國朝嘗選三班以上武親信者佩櫜鞬御劍或以內臣為之初正名御帶咸平元年改為帶御器械以馬知節石知顒蓁政張旻為使並帶御器械初是取正名御帶至是改焉

四六 桂鶡張戈　恪勤天仗　寅秉天戈　恭持利器
祇動天陛　密拱紫垣　對揚先寵　儼伏天光

閤門

總說 國朝大平興國五年通事舍人王晉失儀太宗令今後不得通賛只令引班赴閤門祗應者兼閤門閤下祗候

故事 李惟賢爲閤門通事舍人習朝廷禮制數奏事請旨

仁宗嘗書忠信李惟賢五字賜之又賜李惟賢忠孝勤謹四字

四六 寅肅朝班 侍鑾禁闥 引班整列 聯肅鴛行

相介忠謹 密迎清光 祗恪宸庭 對揚休命

門司

四六 祗勤秘掖 密侍凝旒 宰司宮鑰 肅將禁闥

夙對清光 恪恭紫禁 祗事忠勞 祗勤絳闕

東西上閤門

總說國朝東西上閤門司紫宸殿前南廊置使副使常
事舊名承旨
國朝閤門使副使掌供奉乘輿朝會遊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
相百僚蕃客朝見辭謝糾彈儀
故事 內朝崇班錢晦累遷至閤門使宦官王守忠領節度觀察
留後牒閤門定朝立燕坐晦因對言天子大朝會宦官盡
是大夫坐殿上必爲四夷所笑守忠又欲以禮服進酒晦以爲
不可禮官議與晦同而言事官亦有是言守忠由是大沮

四六 華閤允司實在邃嚴之地 思得戎班之峻 閤門置使
大庭贊命允資親信之臣 長吾賓贊之僚 地近服清
大徵法駕 以導帝者之命 並覆東西之戶 宜隆禁闈之秩
置使二閤 以贊群辟之儀 交相左右之儀 並相治朝之儀
肅等威於表著之位 其服端闈
傳臚傳於陛廉之間 統司謁者

館伴

總説　國朝四方館在朝堂門外使闕則客省引進閤門使副兼
　掌太中祥符五年陳彭年進四方館儀制一卷康定元年
章得象脩成四方館條例一卷

四六　闢望崇隆　使華光遠　寅恭朝儀　肅將王礼
　肅迎賓客　王禮普崇　有光國躰　為國光華

軨轄　路分

總説　國朝以朝官及諸司使充軨轄嘉祐中內臣多爲軨轄都
　監治平二年路分軨轄即其正差　神宗朝諸路置將官
景德中有都監處駐泊都監

四六　全篇恭性　某官青蓱票器黃石傳謀及解牛而地有
餘雖處囊而未立見掛壁鳴劍氣自衝於牛斗連屋巽

將登於桂籍即合客參於環衛不然外總於使權暫淹一道
齊豈展六韜之深秘談結武帳聊投壺而雅歌錫命齊壇行建
旄而授鉞會有日矣拱而俟之其別德未幾承顏復迓邀昂懦
質有資師律之藏感蒙溫言先啓記胄之既徒慚贊鯉莫振投
爪長劍倚空壯矣平生之志 矯矯戎昭之義 千里折衝
高牙啓道歡宮指日之迎 英英武緯之雄 一身是膽
贖驗桂桐之名 蛟龍得雲雨詎闒蘩々之居 訓戎有肥
暫居金華之地 貂蟬出乾鑾域自律々之喜 勵政加嚴

都監

總說唐以中人爲都監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此監軍也乾
德中以劉熙通判泗州 熙兵馬都監太平興國中以客省
使翟守素爲兩浙諸州兵馬都監此其名所始 皇朝諸州亦
有兵馬監押小使臣以下爲監押大使以上曰都監 端拱元

平洪奉官宿翰乞戍都府兵馬監押自此始

故事 國朝咸平六年長樂郡王高氏為其弟殿直處約求亳州兵馬監押 真宗曰護戎之任實司軍旅處約未歷事不可從也 治平元年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有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鹽舡犯邊禁者用割腹而沉之虜畏用以其常乘虎頭舡謂之趙虎頭

四六 護戎警肅 警備
戍令風行 勵職

巡檢

總說 國朝以閤門祗候以上至諸司使將軍或內侍充沿邊路有同都巡檢使如李漢超為關南巡檢郭進為西山巡檢沿邊人有巡檢都監開封諸縣有巡治巡檢大中祥符詔擇使臣為諸川都同巡檢緣邊緣海亦置巡檢 警巡 警邏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四十九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

啓賀　　　　　　　　　　建安葉蕡子實編

奉使

故事　禮地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士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夏官司士作士適四方使為介秋官盛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記檀弓御君命之使　左宣十年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拜其細何也礼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

爲詢咨礼爲　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其八年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於寡君　語子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
士矣　行人子羽脩飾之　楊渊騫張騫蘇之奉使也　執節
沒身不出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前文帝記詔問者匈奴
並聚邊境故遣使者蓋冠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
武帝記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
者　蘇武傳天漢元年武帝遣蘇武使持節送匈奴武既至匈
奴單于欲降之武引佩刀刺單于與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
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梅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
武北海上無人処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
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尽落武帝崩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
親漢求武子等李陵賀白今足下還歸楊名於匈奴功显於

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書所畫何以過乎卿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張騫傳使月氏西征匈奴匈奴得之傳諸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歸漢拜大中大夫　終軍傳武帝發使匈奴終軍自請曰今　闕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于單于之前詔問畫狀上奇軍對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說其王欲令入朝軍自請願受纓係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往說越王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馮奉世傳漢選可使外國者韓增舉馮奉世持節送大宛諸國客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殺漢使奉世遂發兵擊莎車其王自殺威振西域　後漢鄭眾傳眾以明經給事中明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怒圍守閉之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

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召為單司馬　元璹傳突厥持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政大　詔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責無所　徐數其背約突厥媿服因好謂頡利當其言引還大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奉使則張騫蘇武

四六　全篇肅持虎節深造龍荒涉老上之庭國威坐振曳尚書之履天眷彌隆夷夏聳觀山川增氣恭惟　某官學尊一代氣蓋諸公大丞相之家風流是似吉君子之操夷險弗渝方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惟忠信之人可行於蠻貊一星比去三月南歸喬木參天諒切故都之感雪花如席可堪胡地之寒茲入覲於清閒宜參華於近密某接遲永路景仰壯猷瞻十乘之元戎莫遂前塵之拜蔭千閭之廣廈知無凌雨之憂

伏審抗栴出境仗節還朝玉帛交馳遷擇兩家之難干戈載戢將過萬里之歸伏惟驪慶恭惟　某官毓質秉溫粟姿秀異出

勳德之裔而勤詩禮之習處富貴之樂而有功名之心早深當宁之知荐被禁林之寵入贊西樞之有密出宣中夏之威靈義不辭難志惟盡瘁抑虎狼而奪之氣馴鳥獸而服其心辯說甚明辭氣不撓昔我往矣歸期未卜於冬春今我來思惟好遂通於南北皇心悅豫都邑歡呼昔魏王之守番京遼使異書名之禮儀公之將聘弊虜酋審兒象之圖世德相承家聲不泯行聽大庭之孚號進登樅跕以經邦虜在自中已悟折衝之筭敵居掌上旋觀群國之功某忝出藩茅夙承邠翼望原隰之節阻預邠迎臚哀繡之衣即趨班謁

恭惟某官氣直而剛文多而富才猷宏遠而甚識偉度高明而不凡頃去中華寖更年歲來從絕域驚伏節之猶存歸獻異書笑象龍之何用忠信既行於蠻貊声名旋達於聖神果聯禁闈之榮猶奉真祠之邊春懷優重節義光明其久慕風規素懷傾屬茲曲蒙於寵記倍切於瞻風秋暑向闌德履增粹念江山之

攸阻款拜舞以何由
雖古屬使列諸豈將能於專對
告嗣天子王矣俾復獻於歃盟
鷟禁代言無奉內朝之顧問
龍庭將命更宣大國之威靈
奉弊朝端　使旃反國
杭旃歸國　贄寶在庭
遣以皇華　則送困以礼
勞以四牡　則振常有儀
二國之權　展弊鄰封
三朝之慶　稱觴壽旦
擁節出疆方豫稱觴之禮
馳軺喻指始惟沮折之思

屬羌胡之來歎
煩徒御以出疆
佇觀英蕩之歸
亟賛嚴郎之重
璧還金趙兩秦敵莫禦
口代可汗而唐威遠聞
勇過子卿　仗節出漢
膽驚頡利　馳書絕奏
世修之睦　賜幸成禮
鄰好之儀　聘幣交懽
達漆坪之鷟序　睦世歡於鄰國
度朔漢之龍沙　拜使節於候庭

親奉朝言
謁超遼帳
恨薄寒威
輔綏靈氣
長嘯却明
高談復趙
命奉當守
威宣不庭
展弊終儀
復書戒路

總說　前漢遣使始有侍節光武建武初征代四方權時置都督軍御史竟則罷孫魏武征孫權還使夏侯惇都督三十大都軍　魏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魏明帝時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吳平之後賈充為使持節假金鉞大都督總領六師後魏有督都中外諸軍事從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則總管為都督之任矣　唐大府皆置都督府馮立宋璟王方慶為廣州都督高執揚恭仁為洛州都督是也

故事　晉書杜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南王美而謚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力與勇功　陶侃為都督荊雍益梁西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飢百姓多飢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發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還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晉帝將有威兵之志以羊祜為都督荊州拓率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　庾翼都江荊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

軍國 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劉琨
為大将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在晉陽常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
窘迫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慘然長嘆中夜奏胡笳
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心 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張寔都督京州下令日曰忝維前緒庶幾刑政不為百姓之患
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闕切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
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
報以羊来 晉中興書陶侃少往富澤夢上八翅飛天門主而
不入相者師珪曰君當八十伍登上公都督 南史年侃自魏
入梁為侍中侯景反以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諸軍事賊至卒
追公私震駭侃膽力俱壯帝深伏之加軍師将軍初侃長子為
景所獲執来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國猶恨不足寧復計此
一子卒早收之數持来侃謂其子曰吾久以女為死猶在此吾
一身許國誓死其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

忠義亦弗之害史臣曰羊侃臨危不撓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　燉煌實錄宋貢直面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則止虜相恚曰使泄行逢宋都督　唐書李大亮出為京州都督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是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古人稱一言之重訂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胡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詔書曰此書叙致既明議論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宋景為廣州都督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大災景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　燒延之患人皆懷惠立碑以記其政　郭元振大足年遷梁　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於撫御在京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　羊被野路不拾遺

李勣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太宗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築長城耶　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張嘉正睿宗時出爲凉州都督爲政嚴肅將士以下皆歛足眂慄　楊恭仁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特以委公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焉　王方慶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比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賜雜米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魏末韓果爲帥都督從大軍破稽胡稽胡懼果勁健號爲著翅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騎也

全篇養天下之大老當居論道之尊運堂上之奇兵正賴

四六　折衝之堂風聲遠泊華裔聳聞　某官盛德格天精忠貫

日出入將相勤勞國家鼎彝貽後辟之功金石勵平戎之志消長有道治亂由分靜觀聖人憂患之書益究君子經綸之業匪兕率彼曠野吾道非耶非能於衡陽公望久矣逮茲歲月之晚遭除風雲之期流落半生無大臣不以之悲遇合一旦有元老克壯之猶戎幕一開士氣自倍山川改觀草木為兵唑取不戰之勲宜服疇庸之典重開督府再冠樞廷諦觀今日之新除腊合昔人之故已無愧於國事鄭洩止之 立本以媚民漢平勃之交惟始能相士為朝廷計已無愧於國僑游公卿問獨未聞於陸賈

昔晉襲魏而崇都之任 故謝文靖以元臣總衆逐捷淮肥
我宋汾唐而抗宣武之 故韓獻肅以家輔臨邊果屈灵旻
神旌北指方進取於中原 董數跖飛翰之旅 肆揚大用
天仗東旋獨仰成於上宰 慰兩河塗炭之民 無畀重權
儼犹孔熾我是用急熕大罵以按臨 施發縱指示之謀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晉上台而經略　布還定安集之政
蓋漢將多才賴陳平之畫護　既咨方叔元老之壯猷
而蔡人新服資裴廣之來宣　誰謂匈奴中國之堅敵
豈特使河南之復　時方無虞則裨贊廟謨而存持正之躰
庶幾令漢比之空　世或有警則措畫邊鎮而高應變之才
自祖宗歆再相於舊臣先施此典　與其淹恤於邊閫
宜神聖又一新於督府爰舉徽章　曷若遄歸於廟堂
胡馬南牧牧析籥以斃其猶　盍歆頃海以洗乾坤公之始頼
袞衣東征揆戈而拜吾父　則不以賊而遺君父仇不俱生
萬口驩吁孰不謂諸葛出師之表　蓋交鄰國有道而重啓邊釁
諸生延佇又將賚武公入相之諸　況用真儒無敵而匪緣兵威
馳中郎之使於单于將備正名之典　坐令聖武之貽
撫太尉之官於丞相示恢偃武之圖　自致入兵之屈
東征君周公將是皇於四國　廟筭不移勵節宜加於體貌

北伐如吉甫本為憲於萬邦　兵權是總析衝恒賴於精神
收發綜指示之功　時靡有爭會見甲兵之洗　用疇上宰
廣輔贊弥縫之用　官不必備即聞裒綉之迎　悉護諸恐
運動神機董虎貔之諸師　威声聞節各之臨　疇咨上相
布宣天澤弔鴻鴈之遺民　喜色見簞壷之迓　結畧中原
陳平尽護諸将果收破楚之勳　以帷幄之傑而授戎略
裴度往鑾征夫迄底平淮之績　以廟堂之宰而敷帥恩
武王誕将天威有若開天　諸将四馳競掃滔天之敵
高俚能用人傑不如子房　中原一混悉歸輿地之圖
清蹕翠華久駐東巡之駕　雖曰礪乃戈而鍛乃刃　分憂宸極
白麾黃鉞不消北顧之憂　孰能犂其庭而掃其閭　督戰江干
固嘗登灞崖以望長安涕淚交集　謝安當淝水之師了無懼色
幾欲會琢郡而絕大漠寤寐不忘　裴度董淮西之役敢計還期
籌惟端坐於一麾　斷鰲頭以立四極　縱臣艫之千艘

軍器頓增於百倍　射旌頭以靖八荒　來長風之萬里
故國山川盡入戚方之貴賦　文昌上相光臨牛斗之墟
中原父老重瞻司隸之威儀　太乙靈旗潛正鯨鯢之戮
賦青丘而吞雲夢遂播前歌　晉公之威譽已隆既平淮蔡
登灞崖而望長安方觀盛舉　蜀相之忠心益壯當定中原

宣撫使

總説　國朝會要咸平二年六月詔遣參政向敏中充河北東路緣邊宣撫大使馮拯陳堯叟充副大使存問官吏目後隨事即置事已乃有官撫自此始也案唐書蕭復傳德宗詔復充山南江湖等道安撫宣慰使則宣武名自蕭復始

四六　全篇伏審煥服朝綸光臨戎閫惟明將軍徇國家之急以義斷恩而　聖天子深社稷之　憂非資罔又上以成先公教忠之志下以彰真儒制勝之功豈徒揔攬英雄跨有荊益

盡將殘力王室尅復神州　侈勳履於其膂　收旆常之偉績恭惟
某官才兼將相身佩安危忠順勤劳類孔明管樂莫能過雄深
雅健追大史翟蔡豈足多不獨文章論議其所長可謂衣冠礼
樂盡在是如欲平治宜召虎之來宣孰非事親脉曾參之為細
願祇寵渥亟正威權某猥辱知憐絕無補報小猶了了長乃平
平時蟜傳焉昔幸諧於雅識攀龍附鳳今欣際飛騰竊意動心
不忘增氣但慚黃卷緗難附記府之好辭莫弃青遺要是君子
之舊物　冠來公決策於親征一矢投機於梃覽　豈徒連營
喜而動色　富鄭公約盟於脩弊百年弭禍於契丹　固亦敵
國畏而侵謀　盡一相處乎內所當遠慮以深思　釆簪紳之
宿望　不愆于素而五大不石還要在防微而杜漸　伏尊俎
之寵謀　克壯其猷平居推赤心以待人未嘗枚後　聖主乃
眷此一方慨然南面而嘆倉卒臨白刃以赴敵孰敢不前　請將
未有所屬命我西樞之臣諒天啓於膺衷　神旗舉盖才辰義

於江其　讀書命於行臺　使公畢　於能事　大纛高牙實寄
賢於岷蜀　儼君容於大府
長城臣防致邊烽之帖息　屬聖王念神維之彫瘵
輕裘綏帶見民堵之歡呼　命大臣中巽號之無綫
轅門王帳精神折於遐衝　朱英綠滕益盛魯公之徒旅
羽扇綸巾謀慮憺於勍敵　彤弓玈矢將錫晉侯之典章
進龍閣首冠於羣儒　夙聞閒燕之對初不言兵　隱若敵國
升虎帳大護於諸將　終建保爲之勳自能却敵　賢哉長城
宣王止勤於北伐　聖天子明見萬里深軫邊防　大庭數命
周公正賴於東征　賢宰相外撫四夷式酬靡志　諸夏傾心
然抵掌鳴劍者武夫至於輕敵　禮樂因任於大臣
而雅歌投壺者儒臣足以折衝　詩書亦謀於元帥
羊祜鎮南夏則陸抗慴服其威　天其或者主晟本爲萬人
祖逖據譙城而石勒不敢爲寇　帝曰欽哉倚度足破方鎮

草木已知其威名　左右師保之永賴　志常在報於國
乾坤亦賴其整頓　出入將相之有餘　位豈樂於愛身
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已析虜心　更歡安邊而立功名
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卒歸朝廷　不忍番賊而遺君父
方此圍棊而對客謂尺箠之可笞　兵出期年如太平無事之日
彼欲投鞭而斷流竟隻輪之不返　則歸外府無一錢意外之求
遂徙言語之官　顧方歡結於兩宮　往寇望風而退舍
出總師徒之任　暫煩卧護於諸將　齊民指日以奠居

經略使

總說唐太宗貞觀中邊州別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高宗儀鳳二年以黑齒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　唐元結戴叔倫等皆為之　國朝會要舊不常置皆因事命使宝元以来陝西緣邊大將皆兼大經略初自咸平四年八月張齊賢為安撫

又始以安撫使兼大略

故事
唐劉雍為隴右經略使輕則愛士得人之死力國朝尹洙知名元昊元昊反夏竦為經略招討洙為經略判官上意必欲誅元昊詔遣近臣督戰令宰相韓琦為招討副使與洙闕議攻守之策上詔曰用攻策洙恐葛懷敏寡謀而輕賊自請其行營事未報聞賊寇注源深移文慶州率步軍劉平將兵赴鎮戎軍以援之或請白元帥洙曰失家大豈暇白大人而後救竦奏洙擅興兵移濠州通判

四六
全篇光被恩綸還陞秘職番禺聯帥蓋自古之推藩旌節壹風實當今之重寄除目一下公道始行恭惟　其官器愽而用無不周名高而實亦自稱非獨能紹相門之大業常自任以天下之奇材稽之群言久當大用屬以癡兒秉政哥奴弄權五百載遇時之休明小人何其未請二十年置公於閒散君子為之不平忽起江湖驟持斧鉞南商北宦會五嶺之舟車大

纛高牙控百蠻之襟帶宜須傑士賦此大邦儻非聖主之搜才豈復賢臣之得路聊偃息於藩翰行入覲於岩廊力蘇疲瘵之氓協贊昇平之治

宣諭

全篇伏審客奉疇咨顯膺臨遣簡僚公府式翊贊於嘉猷

四六

握節使軺亟肅將於隆指德名所被和氣自孚恭惟 其官閥閱摩雲章煥斗家傳經濟之業代推公輔之材在漢蕭曹子孫莫佐於建武惟晉王謝前人無聞於永熙顧周宣之中興實名虎之是賴眷言國棟允籍世臣早聘力於亨衢旋觀風於避服豈徒除苛解娆而慰荅於民望盖由投艱任重而灼見於天心用緝茂勲益儲褒渥某伉窮已老多難所鍾政眷斗粟而無歸將何為者歎解印綬而引去捨此安之儻憐范叔之寒敢梡冀州之法尚尚須遵閱垂副傾瞻

制置

全篇伏審類膺帝制畫護蜀郡厭難未然蓋在鐏俎折衝

四六之表除奇已甚豈惟薄書期會之間徒得老成遂以無事

恭惟　某官英規夙著素望允高力正臺評何嘗祖左於劉氏

儀禁列孰能居右於漢庭乃一朝起九萬里之畐半四海當六

千州之重得時行道未有易於此焉經體贊元宜無踰於公者

其枝閑鄉杜莫族賓遥蓬島夢回悦途弱水桃源路斷空記落

花尚遲功業之成允同品物之慶其為頌詠罔既編摩

显奉異恩亟聯兩禁遠將隆指畫護四川以文武兼濟之資當

兵民甚重之寄鎮臨滋始端望攸帰恭惟　某官時之老成士

所師表方安恬於下位不急人知逮美實之上聞遂司邦直敢

言恬寵正色屬朝折五鹿之角不難逆神龍之鱗豈易主聖何

憂於三黜身榮不啻於九遷暫煩叱馭之來行耶追鋒之召往

躋公府大疵中區恭少日策名雖由便制當年賜弟同自諸生一跌脩門餓侵衰境見君子鼎貴而足矣與父老營福以終焉扣閽未遑占詞弭拙冀精詞於冲理以茂對於寵
餘見後卷總師門

建安 葉 蕡 子實 編

總帥

全篇 詔旄一札命拜十連鶚髦巾車起東山之雅望麟符

四六 王節振南王之光聲凡屬底麻舉增欣抃恭惟 某官器

陘海嶽學際天人陳入告之謀猷挾前咪之仁義全闡通籍正

綿蕞之威儀王笄聯班列甘泉之法從出處以正進退可觀優

游綢繆之恩禮疊蕃宣之寄蹤揚滋久譽處益隆簡在天心眷

莅江右倍青瑣崇工之望權碧油元帥之權千里威名已素知

於草木一時號令頓改色於旌麾想輕裘緩帶之風流畫閒礼

崇詩之事業綽有餘地宕然奏刀雖聖人有金城暫令分閫而

霖雨思賢佐行聽賜環恭乘梓微蹤鼓掌未契鄰封伊邇風可

及於馬牛廈屋初成賀敝同於燕雀清和載候福杜來宜仰冀

節宣式符頌祝

欽奉制綸肅更齊鉞西拖舊府額天官一面之翰南紀上游奇

国三軍之命兼注安危之意匪殊中外之塗立功立名甚喜甚喜

恭惟　某官剛柔當德忠憤存心四紀服勤三朝著節受民受國

自有從來樂事赴功未辭盡試英聲宣於夷夏馬韻導於黔天韓

邪而白簡凝霜決對而丹誠貫日爰孺聖神之主亟登宥密之司

來臨建節之雄藩西斷豫章之幕府樂毅戰鸞豈獨壯於戊亭

蒲大小龍佇參筆於半席消辰及吉擇事云初風以琴薰月惟

陽王顯體六符之春光精五緯之調膳頌之懷教陳閨既

元戎十乘駐幕府於雕甍　周以上公分陝外率十連　高牙

恭階六符下車藩而奚縣　唐以宰相臨式繼護諸將　大府

偃息作藩屏增重於九鼎　抱蔡徽拱帝之忠鈞陶四海

詩書為帥固坐鎮於百城　借黃閣調元之手斧鉞千州

崇詩聞禮晉先求帥之才　作藩翰於四方爰倚金湯之重

殊俗觀風專重廉車之任　助盐梅於九疇行參輔弼之崇
宜室召還方前亞傅之帶　我圖爾居以申伯而宅南土
介圭寵錫聿勤申伯之行　王績之事命山甫以城東方
更三輔以攸功夙著偃藩之績　聯式內閫擁十乘之旌幢
總十連而坐鎮戎疏易地之恩　作鎮雄藩總七閩之節制
乘馬駐載車錫下藩之旌節　碧油萬騎暫移裴度之鎮藩
元衮赤舄行觀入覲之韓侯　赤舄九章重見周公之相國
碧幢玉節式觀一路之榮暫　煩卧治毋滐薄於淮陽　授鉞
赤舄金章迅召王公之拜　即幾思賢行亟還於宣室　登壇
詔下九重謀禮樂詩書之師　隱昔金湯增百城之勝氣諭綏
風馳八郡得幕官屏翰之賢　愛如父母勝千里之權謠袴襦
念方寄於淮陽徒得君重　潁川姑借於重臨雖同黃霸制書
當府同於去病無以家為　蜀道將煩於久鎮寧勞常阜會府
委廷寄於方面姑藉成才　趙充國練四夷之事方功高比

還頒牧於禁庭佇膺圖任　班定遠享萬里之封實淵膺起
裴度而護郎方謀元老之思隱然自重　兵家四種
中伯以徂行坐致周邦之喜折其未形　師律萬全
萬邦爲憲　入亮天樞遵万幾之命
四方于蕃　出藩王室倡九物之風
民丶跕之頌　儒雅飭吏事　三台覆中裁萬物之化
兵凡重之寄　岳牧用詞臣　四岳總外牧黎民之藩
倡九牧以尊王室不尚克於壯猷　歌出車以勞還卒
同一德以享天心朕敢忘於舊弼　誓擊楫以清中原
釋留宮之管鑰俄渙汗以明揚　遣龍馭之言旋　天伏還歸
擁會府之麾幢容偃藩而自適　鮮麟符之启守　帝城寵迎
詩書作元師乃儒者之極榮　富貴歸故鄉亦昔人之至願
喜動關中之父老　揮金文里閈之觀　上宰方虛將共迎於袞繡
歌勝隴土之料樵飛　盍遂家山之樂　故鄉甚迓聊再擁於麾幢

建還秘殿之隆名　五侯九伯暫尋鈇鉞之征　遄召還於南服
藩立九流之臣屏　一日萬機即正鈞衡之任　聊帥旋於北門
何煩三月之報成　維河朔視三路爲雄　民物飫承於德澤
即聽十行之趣覲　而金魏又四師之冠　謳謡久竚於旌旄
前知指顧驚麾令之一新　聯私殿以通班禮亦異數
舊服咸占覺山河之愈重　擁巨藩而作辟威不違顔
以賛尚當萬機之煩毅然退寵　縉紳益見於嚴牆　詔鍛宗
工乃睠長安三輔之重聊爾均体　輦轂大崇於河潤　戚伸
遠服懇辭機柄違咫尺之天威　擁兩朝基臺閣之望懇避鈞衡
出與侯封承寧之聖意　本治　爲西蜀家山之光　屈臨屏翰
鄉人歌舞於錦衣之前　宅百楑而熙帝載方隆虞舜之疇咨
父老權迎於車塵之下　整六師以修我戎出權宣王之常武
謂疆場無虞廊廟仰成於三事　此旦奭自陜以分
而國家多故股肱宣力於四方　而中甫維周之翰

紫衣加太官稱冠麟趾之高 布衣而置上衮茲仕官之
赤馬方來府望壯龍潛之舊 畫錦而歸故鄉廼富貴之
王沂公家于青而初辭機務則鎮曲阜之邦 出專方面
李文定世子濮而始縣咒司則典潁昌之郡 隱若長城
書殿之崇太學士由來為寵承相之恩 爰授節於文昌
板輿之奉太夫人況復有近家國之吏 暫折衝於元帥
天開綸綍煥日月之光德望人隆於八座 誕揚聲教
雲擁旌旄動江山之喜色威名今振於三川 實賴藩宣
禹貢惟叙分五服以正邦 文翁建李肇與齊魯之風 梁州
周制肇隆統十連而建牧 廉范下車咸談袴襦之政
南陽報政方勝愛日之休聲 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
右蜀須修巳播陽春之氣 數千里地之師盡肄節制
宣惠愛於遐方 輟從唯古之司 內閣邃嚴首預龜圖之秘
此倚毗之本意 出綰山河之柄 上流要重獨專殺略之奇

江漢開之而紀疆理是先　蓋內接金陵之天塹　將心須
荊楚晉之西門經營尤重　而外達玉壘之坤維　慈闓撫氣
豈惟守閫之規模　十乘先行亦配佩龍淵之劍　難班常伯
正得用兵之形勢　一戎大定將兵掛天山之弓　寵寄元戎
增選入侍籌批敕之高風　山川不離於指顧綏井泉之法從
蔥節將臨建守邊之長策　卓大亦熟其威名鎮長江之上游
故一朝疏授鉞之寄　須寬南顧之憂　蓋廷甚乞道於南極
而舉俾根登壇之晚　真得折衝之選　故斧鉞今下於青田
謂浮以鮮牛琵輩之下光彈壓　覲恭縱保趣選現首之程部
想慮紘浮爲必撙俎之間可折衝　輸羽種材來首胡南之風俗
當日之風流來遠　魁絢河內為多顧借之黎民
頁先之歌頌尤新　黃霸潁川令且詔歸于舊治
雄藩徙鎮　行啟沉思年十行之綸綍　非得二千石之雅良
誰謂公安　伶落作鎮權一路之節旄　曷酬十四州之倚重

乃得君重仍進寶儲之真雖臺榮飛騰古亦之猶存於眷禁嚴
之舊　以光英蕩之行　虎節魚符眷兵權之將重推禔關陜
之全師酌貪泉之水而清惟不渝　去畔復還於合浦　自昔雄
藩　躬謁子晉之祠而册遐旋謐　沉犀可記於石門　首稱全
蜀　前有趙張京兆已鬧於爲語　繹通紀不啻二萬金旂幰遙遙
後紹亡虎室剃更從於來咸　通遐船何止四十柁屏懸有光
内聯八貴之官班　總十連而隸歸欽歆西顧之憂　肆曉傑望
外擁中權之節制　護諸將以壽邊旋懋中權之寄　性厥雄藩

留守

總說　漢高祖以蕭何留守關中至唐太宗徃遼以房玄齡留守
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人朕無西顧憂矣　高宗幸洛陽以雍
州長史李暀為西京留守顧謂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
代晉天福七年勅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綸宜同將相今後

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麻自安彦威始也　国朝天子巡狩親
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
廷祚為東京留守
故事前漢蕭何傳贊曰何以信謹守管籥注云高祖出征何每
　居守故言守管籥　後漢鄧禹謂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
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故
戶口殷實非寇恂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
於是復北征未鎖關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來攻溫恂勒兵合
戰大破之恂檄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知帝南巡
祠國廟張禹以大尉兼衛尉留守關東駕進幸江陵禹以為不宜
驛馬上請　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為留臺
承制行事號東西臺　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屬
楊玄感作逆攻城益備禦有旨車駕在高陽遣行請在所帝覽
之比蕭何寇恂見謂曰公宜持軍戈甲五百人而從出此亦勇

重開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令爲公別
選王蹄符以伐銅獸 宋京授開封儀同三司罷知政事爲東巡
璟復爲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東巡
洛邑爲別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
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
如此 開元中行幸東都詔杜暹爲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
修三宮增浚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書曰卿素
以清直兼之勤幹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爲
愜朕懷也 河間王恭從子聽素從幸洛陽令往京師謂
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條人下可以成當更令式之外
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 呂元膺拜東都留守舊例留
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上言或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請於淺淄
威望請授華汝壽三州刺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
元膺始 郭子儀留守京城 宋璟源乾曜顧少連李大亮有王

陸周勃節　劉禹錫送節度留守再命大源詩星使出關東武符
勝上公內河歸舊國管鑰換離宮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愛棠
餘故吏騎竹見新童漢壘三秋靜明沙萬里空共知天下望旦夕
詠清風　六典云傳符之制京都留守曰麟符
四六　全篇炊番光曆制綍崇鎮留都起東山蓋夙推於雅望圖兹
南土遂益振於先聲凡有識知于胥鼓舞恭惟某
官當斡元老命世真儒學窮東魯之淵源文檀西劉之氣象方維
貢位仰八柱之承天海宇重元臆五龍之夾日關河響動宗社再
安名遂功成來游綠野神和志逸久佚亦松嗤用則行而捨則藏
斯進以禮而退以義果逢盛旦圖任元勳至公若水生理如洗爲
坡鳳枝載嚴秘殿之崇班虎踞龍蟠全畀上流之重地運寄吳於
掌上望熙膚於目中百城咸肅於威聲四海頃聞於和氣江山增
勝疆埸愈安玥戈淑旂允賴金城之勢元衮赤舄即還玉鉉之司
某仰望塵光拘縻職守渾渾公府北牽遂於邑趨兩兩台階即壽

陪於燕賀隆冬載候景貺來宜顧言首將之謂仰副宸旒之眷
伏審漢號中寃宣威外服毅詞臣之寫直裨元老之壯猶麟符分
制閫之雄魚鑰守陪都之重光聲所暨屬部聳聞切以周建六鄉
任兼出將晉謀元師義取崇書孰謂儒生不閑戎事爰及三軍之
佐亦多六藝之流李游擊全征匈奴選由內吏韓司馬從伐淮蔡
擢自中書克成懋勳其詳往謀文武並用今古同符共惟某官志
切憂時誠深許國剛方不撓沉毅有謀心格君非節固高於風憲
論持國事職尤釐於論思蘊樂善之天資以推賢爲己任龍樓人
物風稱天下之模楷翼文章今觀舍人之標一時清三奉皇華人
辭紅藥之階出副清油之幕嘗見舜揖遜之世有未格之苗民總
威文節制之師俱共尊於周室安危所繫中外惟均豈無他人能
安長者必掄材於法從庶協策於正公全德全心不待交權於陛
賈爲師爲保終當夾輔於成王其頃以衰蹤猥蒙雅眷一麾出守
竭來意貢之閒四國于宣正賴甫申之翰喜全民望實倍我私

称職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犯其宿負令致請諸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紀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張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知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日全

廣漢爲京兆尹和顏接士其尤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漢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

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一

威輙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趙廣漢張敞爲久任職　雋不疑
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輙問有所平反
活幾何人不疑曰有其母即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
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翟方進爲京兆尹搏擊
豪強京師畏之胡常與方進書曰切聞政令甚明爲京兆則恐有
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孫寶徵爲京兆尹以立
秋日署故吏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
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　詎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
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
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
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自恐見危亦欲附之　始元五年有一
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正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
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輙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水陸梔舟車之會　爲鄉士而尹王都當堯舜五帝之時
衣冠當風俗之樞　以儒雅而飾吏事行趙張三王之職
蕭望之才堪師傅本京兆以考功　輔神州赤縣之居方負練達
郡信臣名重朝廷自河南而報政　直質劉珎圖之訟上副諮詢
飛揚張趙之英声　名齊内閣之乘　京師天下之根本　天邑
光大夔龍之遠業　職政中都之任　京邑王化之樞機　尹京
翼翼是則　吏師之良　前張後王方仰追於秀範　京兆二尹
岩岩其瞻　尹政之治　左輔右弼竚協賛於嘉猷　河南二尹
神貞之織畫千里之廣　彈壓所先　宸檢　路蔺盡空
師衆之會表四方之風　剸裁無滯　神京　格鼓盡徵

幕府

故事　幕府之職自晉明帝爲中郎將始選左右以王舒爲司馬
後遂辟置。唐鄭從讜宗正承爲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

趙崇李涇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凡太原
為小朝廷言得士多也　賓于臺六府五公從事幾何人　牛僧
孺三開幕府取六十餘人　常袞在于頔府　杜黃裳在郭子儀
府　柳中郢在平盧幕府　李翱在楊於陵府　常袞歷三鎮所
奏郡佐將相者九人　郭汾陽幕府六十餘人皆為將相顯官
韓退之宋溫造序云洪赴烏重胤東都信多士　杜甫送高三十
五書記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
兒功名遂正在老大時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李白送程劉
二侍御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安西幕府多才雄喧喧惟道三
數公繡衣貂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韓退之在晉公幕破
賊回詩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慚典午非才職得
就閑官即至心　又鄆城晚飲示同列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
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
又送石處士赴河陽幕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

泉石刑幽耳　又從軍右所樂談笑青油幕灯明夜覲棊月暗秋
城折紅塵羽書靖大水沙囊酒銘山子所工插羽余何作兩矢逐
天狼電矛驅海岩寘還盡狐趙尊騎多衛霍策勲封龍額歸騎蕤
麟脚摘文揮月毫講劍辞霜鍔時張正封聯句　劉禹錫送李肎
外赴邠寧幕南宮通籍新郎吏西候從戎舊主人　又送陸侍郎歸
淮南幕歸路芙蓉府離堂戎捐筵　杜牧送杜顗赴潤州幕直道
事人男子事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逕須釐理常紘佩莫獨矜誇耽瑁
簪　王粲從軍朱游相吏

四六

奉竇融而歸漢　營開楊柳　觀棊開拆　泛水依蓮
接牧叟之游梁　幕展芙蓉　插羽銘山　連鑣向闕
翩翩馬上之書　磨楯作檄　拾青上佐　姚畫府幕
姚姚幕中之畫　横槊賦詩　泛綠大府　上賓賓僚
玉帳賓筵
金門戎幕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一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二

賀啓　建安葉蕡子實編

太守

總説　漢承秦後始置守又置部吏察諸州掾官及民非違故謂之刺史　漢魏以來或爲刺史皆管郡隋初上州有刺史郡置太守唐武德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太宝初復改刺史爲太守宋璟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太守自近臣伏揚再思十八人悉補外　張九齡謂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

故事　書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能柔遠邇德允元而難任　周官唐虞稽古外有州牧侯伯　史始皇紀李斯議曰陛下神灵一統皆爲郡縣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前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景帝紀吏郡守爲太守　詔吏者民之師民也車忘方伯之

尊嚴聞訊以成號且懷恩之未從所許宏度終詳然誠律管崢嶸
知判整獄甚從緩於紀撥要趨覲於叢展
試奉詔爲初開幕府論才近列同平時把握之良共理便邦允合
日睠我之惟側翔詰頒已慰群情伏惟某臣器養純全風猷敏達
學先爲己恥爲流俗之儒文志慕報尹況在中原之始定須由爲
府進陟綸綍慨然已見於結餘識者方覲於素蘊回翔有待聞譽
洊隆視之步履於治民蓋將遠用長孺雖勤於卧治未自眷歸行
奉大朝即承休命過崇雖仔肩在職書其揄揚所依允乞歸而未
遂榮除甚適念遺謁之無從悒佩蕪深數陳罔既
州之股肱　縣克千態一藉其威聲　如魏相以篤居洛邑
倚之屏翰　電七萬群咸聽其號令　若黃霸之再守潁川
望之補外理固非宜　直草人畏於棍龍臂翠之間
陽城拜官賀者甚衆　乃把一麾於竹馬郊迎之際
諒以經術而飾吏事必漬佁儒　惠孚十里聿歌鴻鴈之詩

故以岳牧而用詞人由唐舊典　威著三軍生肅雝繼之令

旌旄作牧己然朱幕之歌謠　有恩有威方結束人之愛吏師

有隕自天雖恐別離於綸綍　允文允武更紓此顧之憂民父

銅虎暫淹於千里　海中三峯池擁仙境一荊提封屏翰之邦

朱幡聊寄於三堂　嶠南五管天限炎荒一則取象剸書之所

浮鶴清湘聊適江湖之興　招集流發散勞來足還之雅　東誠

懷鉛紫禁行追翰墨之遊　俾安田里無憮息愁恨之聲　當寧

汲黯宜居禁闥無濡淮陽　賣劍買牛　南陽細民再德於父母

子牟雖在江湖常忘魏闕　昔襦今袴　河東近鄰深倚於股肱

一麾出守　中和樂職勝沸民歌　汲黯　春深姑借淮陽之治

千里先光　覔大詔書布陽上意　賈玉　遷久行勝賞宗之光

政報成於五月　尚稽微霸之璽書　二千石之重寄　班春

人託施於二炎　姑徇借徇之民欲　九萬里之高風　來暮

息蓋未轄　蕭太傅之爲馮翊始治民　試望之於馮翊

黃扇紫閣　黃次公之守潁川行將相同　徵黃霸於潁州
賣刀劍而買牛犢猶懸勃海之風　神明之政　西蜀文翁
治陂波而招土田未播杜詩之政　輔衡之聯　南陽郡父
宣化承流　識汲黯之才雖卧淮陽之治　奉計㝡特於三年
燮煩治劇　非龔遂之術莫移勃海之書　報政當朝於九月
別楚危英頭之地　帝曰汝諧　擁雙旌而肅引　載星就道
遥關滇粵資之術　鄉爲駢枝　騰五檣以謹譏　燃日隨民
折獄以用詢人遠過唐朝之故事　擁東方之騎已久慰下遐黎
刺史入爲宰相行首漢禮之新循　想南國之棠宜少留于高躅
明習天之業原　瞻二天之風采　持荷簪筆處庭莘嚴
皆第古之循吏　溢千里之春聲　擁旛建牙暫司屏翰
京師家福已覩郭汲之行　用副九重之意　耕桑之業俱還
朝廷深知卿屢弱翁之言　計安千里之民　襦袴之謠竝起
分憂已報於政成　藹與頌之甚休　當運闢千載之期

正計惡閣于韶寸　選部人之一代宗　家人生無爲之賞
使無嘆　愁說之聲　桃李鄉蘭道健筆於史漢　刑戮惠施
宋有妃曷侵柔之亂　瀝酒邛蔽第英發于赤壁　誑錯一堂
翁鄉所居動心有術　扶翁柳張敢思麗參之志　佩龍帝中
君公每去後常見思　憂公秦法庶遵丁廣之吉　覩羊犁爲
中和宜衍庶幾下轉而仁開　撫赫赫之名三年之最　副行
撫字催科乎悍心勞而秋成　書下下之旨一札之書　特蔣
中和紀　樂章　和是簡書　載星就道　奉朝廷寬大之詔
緣飾澤于儒術　布宣條教　揆日臨民　求古人貴易之理
增陴隍而謂庫廪　苜蓿祿職于平原　民聞成命欣慈文之來臨
賣刀劍而賞牛犢　蘇文收民于勃海　吏知先聲意神君之復坐
課民農于田野游又非雅　類非俗吏之所爲也　首育其理之來
良吏入于公卿誦亦可從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又卧求思之詠
諸儒談道所願陳蓋公清淨之言　虎符龍節詎能遠滯于藩宣

小人學詩猶能賦正樂中和之頌　鳳閣鸞臺將相入承于耆耇
咸行兩服　吳越大蘇即報會元之戰　魯藏孫之後世必有人
望重中朝　神人致喜已褚君嚴之來　唐鄉侯之餘民亦易治
華公乃深下定　祇膺中詔　父老攜扶問公來之何暮　黃堂
望之雅意本朝　出守南郊　衣冠流寓幸我覩之爭乙　紫詔
陽城本吾鄉由當同吾黨人以迎　今方急于淮陽徒得居更
任宗以公郡民請還一本確之退　當脩同于去病無以家爲
交組綬以去初　從爲員參之嚴　中和樂職　金鰲之直
詠袴襦而已決　共即建旟之化　寬大詔書　銅虎之符
雖諫官補郡有重內輕外之言　五月政成　期千里之休
而善人爲邦佇勝殘去殺之化　三年計最　奏三年之計
獻可之言　紅旆行春　洛徽之衣　東方千騎　移朝鳴玉
惟良之任　紫宸引籍　專城之寄　北闕九重　增秩賜金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三

建安葉蕡子實編

賀啓

漕使

總說　秦攻匈奴以使天下飛芻輓粟至漢蕭何漕運關中即轉運之起也唐李傑為發運使開元中裴耀卿始為江淮轉運使此命官之始也　國朝會要乾德二年二月以何幼仲充京畿東西水陸發運司此始有發運之官　至道元年始命王子興等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制置茶塩事四年又加都大字　景德三年三月以馬亮為江淮荊湖制置茶塩兼都大發運使自此使名始有定制　至道元年七月以楊元恭為江淮兩

浙發運副兼捉賊制置茶鹽公事　景德後亦置此發副之始也　唐開元中裴耀卿為江淮轉運使以崔希逸等為副此蓋運副之始　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初又制副使開寶五年八月以潘美尹崇珂並兼領淮南轉運使王明為副始許充言屬判官則轉運使之有判官此始也　太平興國中置諸道轉運判官始以戴元誠等為之　唐會要云景龍二年置十道按察使分察天下今轉運使之兼按察者蓋此始也

故事

管法法備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三年之積粟行五百里眾有饑色　史始皇紀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瑯瑘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食貨志漢興高祖特漕運東關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前高祖紀上曰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罷三輔洪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東關漕卒過半武帝通西南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十餘鍾致一石又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山東水災民饑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山東河災民饑使者冠蓋相屬於首護之下己粟以振焉　蕭河傳河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漢興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寇恂傳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河內全富

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河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里里守轉運給足軍糧光武於是北征恂收租四百万斛轉以給軍時軍食之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鄧訓傳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運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鄧訓知大功難立上言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万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蜀諸葛亮傳九年葛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裴耀卿傳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充轉運司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万石省運費三

十万緡或說耀卿請進所省勞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爾不可求寵乃奏充所司和糴等錢明年遷侍中李傑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韋堅傳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優國廩歲終增鉅万 元宗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絕灞滻而東江永豐倉下復與渭合於滻水御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爲潭以通漕帝爲升樓詔群臣臨觀下詔曰關之間尤資殷贍比未轉輸未免艱辛放置此潭以通漕運万代之利一朝而成劉晏傳代宗立晏領東都河南 江淮轉運常平使乃移書於宰相 元載以爲大抵

運之利害各有四載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馳使勞曰卿朕鄧侯也凡歲致四十万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潘孟陽傳孟陽加塩鐵轉運使並察諸侯治否孟陽氣豪湛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　王播傳播充諸道轉運使雖案牘鞅掌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不彰敗常討淮西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万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　國朝開寶九年詔諸道知州通判及臨事務官吏宜令諸路轉運使廉訪其能否第為三等歲終以聞以臨事簡慢所莅無狀者為下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尤異有殊績者為上當行大誅賞焉

沈旻爲淮南轉運使太祖謂曰卿家素貧凡所須並借用官錢悉以便宜從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許仲宣爲嶺南轉運使會征交州北炎熱瘴癘師卒不習其水土未戰死者十二三雖得之不能守因抗疏極言其不可又恐論報稽緩即以便宜從事罷其軍分屯於諸郡開庫出緡錢賞賜士卒自詼矯詔請罪加之降璽書褒諭至道元年荊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政大臣出領外郡申轉運司公事只書通判已下姓名上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按要緊州府不繫於品位也此朝廷典憲未可以輕改並仍舊貫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請運使按察

官吏使權甚非其人則州縣受弊近地猶易爲聽察遠方門難便聞太寬則弛慢太猛則苛刻必須平允之吏寬猛適中卿等其真擇之　三年秘書監盧道言朝廷命運運使副請令得替先批書一任曾舉若干廉勤不識之士曾奏若干貪殘偎濫之人朝廷量其否臧以行賞罰事四年以知益州右諫議大夫宋太初兼川陝四路都轉運使先是西蜀遼隔緩急應接不及故分爲益梓利夔四路別置官屬至是又以四路漕輓各司其局難於均濟故有是命　景祐元年令路轉運使副察所部官吏能否辯爲三等功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於國惠及於民者爲上幹事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而貪慢公不治贓濫未露濫声

頗彰者為下並列狀以聞河北河南陝西三路轉運使賜方勝練鵲錦袍從河北轉運使劉綻之請也　李仕衡為湖北轉運使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万億仕衡有力焉仕衡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後召為河北都轉使謂曰河朔事重非卿不可既至調發得策列郡常有數年之積其餘以濟陝西之饑民慶歷中王鼎遷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科率稅賦事皆躬親吏不得為奸何郯為河北都轉運使郡縣官吏望風而肅劾太原師梁適病不知退及內官蘇安靜怙寵不法王素為淮南都運所布耳目甚廣人入君素坐視其家莫敢為非李絢字公績景祐中及第授大理評事通判 邠州召試

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未幾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好擢用奇材請曰朝廷之制未常有釋褐再任為運使者以學士才器高奥故有以授宜副朝廷之意詢到任有澄清之志歐陽修出使河東闢營田以贍邊儲至今賴之初執政委修以河北之漕亦幸其不識而汙漫其才修至頗稱其賊

四六全篇伏審夙膺詔旨外領計臺鄉月有光望著朝廷之右使星所舍福均頻海之南俾同甸畿稍應律令不類歆他上流錢之斂庶大蘇水中或跖之餘伏惟　某官學通群書文配古作飛聲冊府向者執銖過之闕步禁塗至今也維其時矣尚記從游之旧首加問訊之勤世豈無王府君來為覊旅之慶公

不一毫江海叨被恩書千里湖山遥瞻使節方有希於餘潤乃
先辱於惠音大慚　某官德優粹温才猷開濟侵更名郡備聲
實之兼隆暫屈外臺見事功之咸允雖經畫雅資於嘗畫而論
思正屬於嚴徐侍奏加膚即還近列特紆高誼曲貢踈蹤把酒
分一日之光功漢晤言之阻占詞妙五雲之体但深藏去之崇
瞻頌之私數宣罔既
十行賜書拜北闕便蕃之寵　彤襜問俗周覽徽之山川
一封貂傳總南州飛輓之權　繡節覘風備皇華之禮樂
千艘湊集轉粟於關中　侍奏輸將之最　明朝日講於事功
万貫阜通流錢於地上　進聯清功之班　諸道歲登於財賦

多多益辦　轉輸之寄　九年積　紅粟．玉節　六條　除書
綽綽有餘　清功之班　万戶封　紫泥　星軺　九歲　使節
春惟京左之將輸　澄清暫委於宣風　風降玉書　經國碩民
寔守國中之轉餉　雖健方思於掌制　虎頒金節　通徹應變
豐足之源　范孟博澄清　轉輸關中　范滂之譽　中禁
变通之器　劉士安取予　澄清天下　劉晏之難　外臺
謹歲時之豐約　計臺　借籌　良畫　軺傳　聚米圖地形
權食貨之重輕　法從．告后　嘉謀　列城　攀鞭登物價
汶江之舫乘夏水五日而越荊州　生之者衆行為九年之儲
祁山之師驗水牛運年而向關右　訖于有成不待三載之效

宜擇心計強明之士欽著流錢之手　兼承金口之褒加
俾專米鹽靡密之權必資飛餉之才　十陪璽書之寵荅
持劉晏之鞭當益思於籌算　觀風問俗遠希孟博之澄清
攬范滂之轡尤刻意於澄清　定國裕民近監士安之取予
謂振揚軍旅之威必先足食　崇兼數路之權須中都之委積
而協濟封強之事要在得人　茲為東道之主倚六路之轉輸
地上錢流　一封貂傳　剸畜爲財賦之淵　暫屈經綸之手
日邊人至　千里海隅　而巨海襟帶之險　來持漕輓之權
妙簡清衷　寵陞殿撰亞仙禁之高華　入覲天光　頭膺紫渥
肅將隆指　任督將輸統神臯之浩穰　親歆使旨　寵耀皇華

巨室一國所慕亟躋獻納之聯 周盧千列方覩不識之才
皇華六轡載馳屢畀澄清之聀 積粟九年使茂弗吾之畧
計臺尤急於用度 聚歛貢五十万緍此其大欵 百貨抵昂
中郎實籍於轉輸 餉官軍幾千百計爲之有餘 九年蓄積
寵被周家之禮樂 攬轡遂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薦揚漢使之威儀 給餉下絶庶乎成轉漕關中之功
轍中臺之要劇 資通微應變之才 非通材不足濟國用
付一道之事權 致經國裕民之効 非遠畧不足究利源
諫大夫伏滿殿上 方疏三接之榮 龍馬負圖聯内閣邃嚴之直
部刺史理輸道中 文見十道之籌 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餘

奉常出使外臺增禮樂之華　豈但飛芻而輓粟　流錢地上
寓直傳賢內閣預樹書之秘　蓋將激濁以揚清　持橐朝中
中都啓監久參戎器之除　天生五材而兵莫去既遥器械之修
外部達臺特被使華之這　農用八政而食為先復須轉輸之任
臨幹錫節極膚使之光榮　暫借調羹之手　淑氣已勝於閩境
入境宣猷聳斯民之觀听　丕陶珥筆之風　治聲行達於中宸
盂情登車盛識澄清之志　粟盈塗廩資轉餉以世飢
仲山補衮當收輔弼之功　牒滿鹺筩非神明而孰斷
運關中之粟漢方委於蕭何　朱轄皂蓋恩波方浹於壺山
流上地之錢唐正資於劉晏　金節繡衣歡頌已騰於桂嶺

指顧而足以肅清官吏　既推貨殖之柢昂　惟東南財賦之資
究談而足以鎮撫士民　行屍倉箱之儲積　實犯國經常之計
攬轡登車聳百祭之觀听　知春生之益隆　聽除書之一札
飛芻輓粟總六路之將輸　暢光華之甚遠　藹和氣之到城
斡梭方貨於指掌之上　剸舉之權幾半天下　暫虛八雍
敷陳千里如對面之間　轉輸之利益富厚師　重屈一方
帝左右之十年屢膺任使　十旄自淺都而來　自非練達之才
江東南之二路復藉安廉　四杜田周道而至　曷稱將明之任
細札十行光被綈中之詔　父老歡呼爭覩皇華之使者
軺車一乘暫淹補外之行　君王記念將用權輿之舊臣

操開闔斂散之權制之在我　擁傅坤維荣拜綵綸之寵

明因革弛張之術利必排商　移𥝧楚甸遥膽礼樂之華

畐邦中之積穀　益結上心之眷知　六轡如組戴占蜀道之星

餘地上之流錢　亟以使指而述報　一節以趨遂近長安之日

再過吳邦依旧皇華之光輝　遂令浩穰之樞

重趨魏闕一新使者之威儀　重出樓臨之下

漢室覌風遣八使而廵行郡邑　千艘鼓吹行過渭橋

唐家問俗置十道以採訪歌謡　万里江湖敢忘魏闕

自非蘊攬轡澄清天下之才　原隰戴馳赫吳皇華之選

何以當持斧督課郡國之寄　轉輸不絶裕然國用之豊

飛芻輓粟之才　畐國稀運之算

木牛　金馬

常平已便關東懋遷耿壽昌之賞　逶迤周道頃生原隰之光
軍食方資於河內就煩冠子翼之賢　叅勿禁塗行接風雲之便
許元發運而有功就擢侍御史之職　攬轡車中鷹隼殆將擊矣
蕭何轉轉而不絕即加大丞相之擢　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
一路之寄　關闔有經　百吏承風　晏鞭能算　成賦邦中
九年之儲　將明不撓　九年足食　墨灾未除　流我地上
飛芻輓粟　斡鹽鐵於縣官　佐縣官之調度　夙奉將於使指
攬轡登車　豐儲粮於國用　總使部之輸將　承簡注於淵衷
人不容奸　廣漢且知於銖兩　消日之吉已蠲吏民之膳　六轡
肯雖在遠　遽劉晏悉制於抵昂　覘風之特不專財穀之討　百城

提刑

總說 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以出討賊盜此其任也

國朝會要淳化二年詔諸路轉運使各命常參官一人專知糾察刑獄公事始以司門董循等爲之三年四月詔始稱提點刑獄景德四年六月　真宗詔官提點諸路刑獄公事始分屯田李拱等爲之　真宗景德丁未始置提點刑獄朝臣使臣爲之　天禧四年加勸農使兼提點刑獄事俄改提點刑獄勸農使使臣爲副使　天聖六年悉罷八年復致　大中祥符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等磨勘提點刑獄朝臣使臣課績文字第爲三等帝以磨勘文字示王旦惟而斷朝臣使臣

本案判雪活死罪者定為二等餘皆有責罰或奏議不當並為
第三等仍無可升第一者須旌賞為激勸
嘉祐中文以武臣同提點刑獄名不得人遂罷之　至和元年
置提點京畿州刑獄官二年罷　治平元年閏五月罷提點刑
獄而以委轉運司 要　熙寧十年復置提點京刑獄官得與文臣
參元數分半

故事　國朝慶曆初王鼎擢江東提點刑獄是時仁宗易置大臣
欲有所為迁擇諸路使者令按舉諸不法鼎為轉運使楊
紘為判官王綽任京東大稱嚴肅多所奏劾官吏憗之指以為

三虎又提點河北刑獄摘發贓污所枽問於貴勢元所借

熙寧十年以館閣校勘丁執禮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上

宣諭曰朕惟河朔地重慎選監司故以舊御史為之又曰卿職

在刑獄益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四六

全篇疏息中禁持憲外臺若穀旦之視章露咸名而載路

芘休所遠訴舞推均以持斧勝之直指而州郡振畢車冀

遂然行而盜賊手是皆仕以行義之當然亦有奮不顧身而若

此有加上眷委重使權迥絕前聞宣符公論某官心在王室身

為儒宗蹇蹇匪躬進擅擊彈之言温温維德出高豈弟之風方

淶蒲座之知勉徇琳宮之請值鄰邦之竊發故適戍以長驅士

憂遯尾之役行人皆畏首而餘裘獨軫納遺之念力行緩瀨之權
聞其自新特以無恐謂道之將興命也其仁者必有勇乎鎮州
詔行衆危歸愈之從事乎原奏事帝識真卿之為人陰功積被
於百職想資鼎耒於雙闕楚仰先驅之寵允為大用之陛
小大之獄不能察惟務乎反　攬轡登車已播　澄清之譽
輕重諸罰皆有權便加明允　衣繡持斧豈煩　誅戮之威
謂律令蓋非所以先也　有能持近厚之心　事有作已成皆
在帝皇不得已而用之　方可布好生之德　才無施而不可
聲光熠耀而清風襲人　不暇埋輪當路已為之震恐
旌節駢闐而和氣滿野　無煩攬轡遠方咸德以澄清

轉呻吟而作謳歌　上裨聖世幾拱而不用之成康
化奸宄以爲淳朴　下使加師知欽哉惟恤之堯舜
周結奸於司寇中成不式之風　人謂不寬已積於張之德
舜作士以皋陶遂致欽從之治　刑幾致措人承文景之君
匪籍循良之吏何以推行先王不忍之心　資五聽之平反
惟德慈惠之師庶幾能宣聖人好生之德　慰九重之欽恤
登車攬轡周知吏治之廉貪　向陽州之踏章貪夫爲之引出
露冕褰帷盡察民情之利病　暴公子之持斧上賢得以薦廷
公明並用靡間寬猛之民　獸在山而木採藜藿豕虎爲多
威恕兼行益召中和之氣　豺當道而肯問狐狸畏威者衆

萬乘泣辜隱宸衷之惻怛　雖未祥聖化之措刑必使無訟
三章按讞出膚使之哀矜　而竊慕古人之理獄自以不冤
平反無濫將恢漢網之淵淙　人不自冤雀鼠疑於穿屋
欽恤有加誕布周家之忠厚　听使無訟燕獲理於爭巢
片言折獄豈惟五聽之無冤　有德惟刑罔或干予正者
八使宣風坐使十城之皆肅　片言折獄必也使無訟乎
季路片言素優折獄　雀鼠牙角訟端競起　攬澄清之轡
咎繇淑問彌允獻囚　猪灰雖豆疑獄常多　須寬大之書
片言折獄　桴鼓之声　囹圄之空　善入之法殺勝殘
八使宣風　圜扉之草　絲綸之下　君子之議緩獄死

願無子路之片言　分道置使　金科玉律　載揚欽恤之仁
咎輸文王之庶獄　察吏按刑　鶯臺鳳閣　允副澄清之志
賡皋陶在泮之風　平反惟允　肅膺春詔　傾行臺於劇部
成虞舜畫衣之治　刺舉適中　崇按祥刑　按多獄於屬城
哀矜本聖人之意　崇擁使軺　水鏡無疵　將何補於事功
審克資典獄之官　總持刑柄　權衡不撓　徒有慚於面目
握百城慘舒之柄　決獄以恕　吏知守法　茲不佖於有司
提一方生殺之權　平反以情　人不稱冤　彼焉知於帝力
正當狼虎可畏之路　載歌六轡既均之詩　洗印以聞於三日
亦在鷹隼方摯之秋　恐有一節以走之召　褰帷先動於百城

君聽斷則存至公之心　至於郡邑之政必考其優劣
而欽恤不過有司之事　與夫小大之吏當察於賢庸
無為姑息徒欲希寬厚之名　周爰咨度駰騏之我馬載馳
當示威嚴然後稱刺舉之職　遠有光華原隰之皇華不易
凡一時事業之設施　環林圜海坐观閭廣之儀　重詔疏榮
廼乎借詩書之張本　廣廈細旃樂聽巍冠之講　繡衣將命
攬轡而已示澄清　昨日私今日公勿謂有蘇章二天之庇
褰帷而欲開視聽　矧夫廉懦夫立若皆聞百夷百世之風
泝漢朝之制以六百石而掌奉詔條　既刺舉不私於勢利
稽唐室之令於十五道而分為採訪　故觀瞻咸竦於風声

其在刑獄則有提點發運之號　至於觀風俗而究懲惡之條
如接州縣而為巡察黜陟之名　與夫察官吏則有賢庸之別
雀鼠無爭必能若召伯聽行露之訟　非徒重循行之權
狐狸何畏可無愧張綱埋都亭之輪　亦無負澄清之志
訊謠誦之美刺以審哀樂簿書之煩　省以審英滯搢紳聳動
視墾田之盈縮以稽本末賦役之薄厚以稽于瀘原隰增光
旗節未前槩星華之可想　屬參景德按刑之章併除而使
登車逋通溢與訟之已興　庸輟咸手帶御之職共察一方
屬難而情天承儀已亟於從塗　如得其情則曾子務於哀務
把繡而蒞星臺任獨隆於使者　閱實其罪則呂侯責乎審克

方行荷橐之拜　千里上游暫著平反之譽　傾期共美於寵光
儀交蕩節之行　九閽帝所即期趨召之歸　列郡聳聞於風采
皇華有光方下載馳載驅之問　相望而地平反皆歌於得賢
其棠聽訟將毋勿翦勿伐之思　所謂一天臨遣莫如於圖舊
冊筆讞刑寵持節　光生治辟　西掖出綸望宸旒而拜貺
皇華改飾近在日幾　咸諫屬都　南州總憲揚使節以生光
知翁藏器豈薄書獄訟云乎　羊皆懼於蘄蕃敢期淑問
謂虞舜好生亡歎息愁恨可也　魚或容於漏網尚屈皇華
朝廷於外在而歷軽　本夫省覽風俗而後命　孰為是孰為非
監司於它官而尤重　專以提點刑獄而為名　某可賞某可罰

夙持謹節之嚴　惡雀皆变好音　爰出領於祥刑　玉節冊書
勸恤祥刑之王　枯木皆含生意　佇坐清於庶獄　金科繡斧
從重莫及從輕　囊橐鮮權剩之習　庶獄庶言以罔兼　枉直
失入不如失出　析揚無請寄之奸　匹夫匹婦而失所　輕重
恤刑過皋陶　好生之德　子元駐車妙閱奕遺　崇擁使軺
聽訟如召伯　幾措之刑　晏倚行縣鄉所平反　總持刑栖
儻非忠厚明允之資　書圖圈而扆空　易部之除　平反
奠副仁聖欽恤之意　畫衣冠而不犯　總刑之寄　欽恤
仰酬欽恤之誠　兩听　白簡　素節清規表儀於鄉黨
欽奉丁寧之訓　五辭　繡衣　開獻深議潤色於朝廷

既詳八辟以為之儀　寧失不經惟皐陶然後稱士師之任
又求三刺以斷其中　例用中罰非蘇公不足充司寇之官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五十三